

逐梦
这5年

愿像雪山一样发光

陈亚军

这是正午的拉萨，我在西藏自治区团委工农青年部泽仁扎西部长的安排下，见到了嘎玛尊追桑布。

他眼神明亮，一笑，瓷白的牙齿更衬出他的古铜色皮肤，头顶后端扎起一个小发髻，典型的藏式造型。颇有艺术气质的嘎玛尊追桑布，谈吐洒脱，语声朗朗。准确地说，他的笑带有一点紧急性，仿佛还没有从某种意绪中完全转过神来。

他现在是西藏当雄县羊八井游牧文化体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。

嘎玛尊追桑布的家乡在西藏当雄县。当雄，藏语的意思是挑选的草场，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，藏南与藏北的交界地带，是拉萨市唯一的牧业县。

你可以不知道当雄县，但是，西藏的一山一湖两个地方是著名的：山，是念青唐古拉雪山，青藏、川藏两条重要公路干线穿越念青唐古拉山脉，而它的最高峰就在当雄县境内，海拔七千多米；湖，是纳木错湖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。

羊八井，就是嘎玛尊追桑布从小生活的地方。抬头是雄伟圣洁的雪山，低头是宝石般明澈的湖水。的确，任何形容词在这里都会变得苍白无力，这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美景，人类的奇观。

但是，物极必反。极端的气候造就了仙境般近乎极致的美景，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局限。生存的严酷，不是置身其外的人所能想象。这里八级以上的大风年均可达一百多天，占去全年的三分之一，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是雪灾、风灾，生活在这里的人却必须把美妙和严酷账单全收。

牧业收入是当地人的主要生活来源，即便在过去的困难时期，人们从不畏惧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的紧迫，这与地域文化的营养不可分割，草原民族生性乐观豁达，宗教信仰也带给他们慈善与祥和。

嘎玛尊追桑布从小在并不富裕的家境中长大，懂事好学。上学之余，他奔跑在广阔的高山草甸牧场上，放牧着他的牦牛和绵羊。他无数次听大人们讲西藏古老的神话。在当地牧羊人和狩猎者的民歌和传说里，念青唐古拉山是神的象征，统领横贯藏北数以百计山峰的唐古拉山脉，而纳木错是圣湖。嘎玛尊追桑布在神话的环境和故事的熏陶中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

2008年，嘎玛尊追桑布考入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专业。大学四年，嘎玛尊追桑布与来自四川、云南、青海、甘

肃等地藏区的少数民族同学有着充分的交流，尤其是不同地区藏文化的交汇融合，极大丰富了他的所思所想。各地的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都有自身的特色，是薪火相传的文化积淀。他看到了藏文化的无穷魅力和光辉，暗暗萌发了做文化传播者的想法。

本民族的土特产，甚至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替代的文化标签，也蕴含着商机。对他来说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用自己的观念带领父老乡亲走向更好的生活。

创业，不是一蹴而就。他知道，按部就班才是扎实做事的根本。他需要做准备，需要积累经验。

大四时，他为考公务员紧张备战。当年，全西藏自治区从各地应届藏族毕业生中招收二百五十名“大学生村官”。嘎玛尊追桑布被录取了，他如愿成了藏东昌都地区的公务员。

这里有一个缘由。在他从小印象中，昌都地区就被描述为商业重镇，那里商业气息浓郁，康巴汉子被称为很优秀的人，他们睿智、精进、善良、豪放。他想去学习、取经，认为不凡的品质是成就事业的根本。一年多的基层公务员生活，他就兢兢业业做事。那里同是藏区，却跟他固守着传统模式的家乡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当地人更热情奔放，有着更灵活、现代的思路，追求创新生活……

当他突然辞职时，很多劝他的人不理解。好好的公务员说辞就辞了？不能只看眼前，慢慢发展，干好了，以后能当县长……

端上“铁饭碗”的他当然也有过犹豫和彷徨，但每当他想到自己家乡依然贫困，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尤其是家乡独具特色的土特产资源，因为缺乏推广和销售渠道，多被浪费或低价卖出，没能成为致富的资源，这些都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是村人的骄傲，他想要带领乡亲们改变现状。

他有紧迫感。创业，他需要资金，还有各种经验。嘎玛尊追桑布先去传媒公司打工，帮歌手写歌词，兼做推销……期间，他昼夜鏖战，考取了导游证。2012年8月，他开始在旅游公司做导游带团。这不仅仅是每天四百元的收入，而且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和人脉。他为顾客讲解，不是局限于一个景点，博大精深的西藏历史和文化往往成为解说的背景。很多游客因敬佩他广博的知识，赞赏他拉萨式的气质而成为

朋友。他的朋友，天南地北，四面八方。

到西藏旅游，纳木错湖是一个重要的景点，只要是去往那个方向的，他都会把游客带回他的村庄，带到他的家里。

纳木错湖，被称为“天湖”，因为她仿佛从天而降，仿佛蓝天落到地面。每当藏历羊年，这里都会迎来大量的信徒，他们绕湖而行，祈福祝愿。著名景点是一个窗口，满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，当地人的生活本身就有旅游价值，自然带给游客惊喜。

他的理念是，一个老者的辞世可能都代表着部分文化的流失。现代社会很多民族的东西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遗失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，所以要给那些民族的东西注入新的血液，焕发新的生机，让它变得有用起来。

其实，在上大学期间，他就经常和几名同学从拉萨购进藏族特色的装饰物件，拿到兰州摆地摊，一方面为赚取生活费，另一方面，也想把家乡的手制品带到外面的世界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家乡，了解他们的民族文化。

2012年底，嘎玛尊追桑布着手创办当雄县羊八井畜产品加工销售专业合作社，筹资五万元起步。

当地人的观念还比较保守，认为家里有公务员才是一种荣光。他有满腔的热忱和美好的愿望，但开始并不太被人理解，甚至遭遇冷嘲热讽。这时，父母和一些亲友都一直鼓励他。

从小事做起。他先把村里的散牛奶收集起来，手工做成酸奶，再包装统一销售。羊八井乡的温泉吸引了大量游客，这时卖得最火的就是合作社经营的酸奶了。旅游旺季的时候，合作社每天能卖出十余箱酸奶。除了将有特色的畜牧产品卖给游客，嘎玛尊追桑布还在淘宝上开设了网店，将这些产品卖到了全国。

在村里，不少乡亲都有磨了一辈子的老手艺，但手艺活儿却很少走出村庄。他的合作社，就是要一步步把当地有市场价值的产品一一整合，让它本身就具备的价值在市场中变现。

乡亲们好像明白了。很快，有许多牧民加入进来，合作社逐渐壮大起来了。

壮大的合作社对资金有了要求。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进展情况的当地政府，这时及时出手给予资金、政策支持，稳稳地扶住了他……

早在2015年，在拉萨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舞台上，帅气阳光的嘎玛

尊追桑布唱着《劳动歌》，背着草篓在舞台上大放异彩。他以一种文艺的方式演绎着他的创业梦想，生动的解读和完整的创业构想征服了评委，荣获冠军，获得十五万元的奖励资金。他一夜成了颇有名气的创业人物。2016年3月，由西藏团委组织的首届青年农牧民创新创业总决赛，嘎玛尊追桑布又获得三等奖和最佳网络人气奖。

今天的合作社，已是规模初具，可以分门别类进行加工、生产、制作。门面房的展示台上，特色商品依序摆放：奶渣、奶饼、奶酪；鲁鲁、唐卡、藏袍。厂房内，一楼，有的女工用木制织机织着藏布，还有的在用传统纺织机编织藏族特色毛毯。二楼，手工艺人正在羊皮藏袍上绣着图案。四周墙上，悬挂着各种色彩和图案的藏毯成品和工艺品。

手工制作的传统的羊皮藏袍，由里外两层羊皮制成，边上是绣着美丽图案的丝线。这是合作社的明星产品，普通一件价格过万，品质精致的能卖到一万三千元。它的制作者是村民白玛。白玛从小就从长辈那里学到了加工羊皮藏袍的祖传手艺，而且这手艺随着她的成长，越来越精致了，十里八村都小有名气。但之前，她只是在家里做，或是受牧民邀请上门去做，一天下来仅有二十元的手工费。她今年四十二岁了，织了大半辈子的藏袍，每天针线不离手，却没挣到多少钱。加入合作社后，白玛也是每天干活儿，半个月便能做出一件藏袍，每年的收入达四万多元。

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村民们抑制不住地开心，也骄傲。过去这些都是自家的小玩意，经过嘎玛尊追桑布的手，竟神奇地成了气候。

2015年，政府又支持他扶贫项目资金一百五十万，他自己筹措三百五十万，新建了四家固定的牛奶收购牧场，拥有六十多头奶牛，并已投入了合作社的下一步建设：打造集特色商品、游牧文化、民俗歌舞于一体的现代游牧文化体验中心，把家乡变成一条独特的乡村旅游线路和一个草原上最美的乡村。

嘎玛尊追桑布上大学时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曾荣获中国青年涉农创业大赛全国十强、拉萨青年“五四奖章”、拉萨市城乡劳动者创业明星奖……这些荣誉都带给他激励和自信。在嘎玛尊追桑布看来，巍峨的念青唐古拉山更像是一位伟大的牧人守护着它的子民。他也愿意成为一座山，像念青唐古拉雪山一样，绽放光芒，带领乡亲们奔小康……

我素有古镇情结。相对于灯红酒绿的摩天大楼，我更喜欢穿越古镇的曾经。我喜欢古镇那素朴壮阔的长河落日，甚至喜欢品味那自自然然、并不忧伤的老树昏鸦。这也许是乡愁萦于心的缘故，古镇那幽深、宁静、沉沉的厚重，总让我身心有所归。乐道古镇给我的感觉尤为浓烈。

纳溪，有天仙洞；天仙洞，有古镇乐道。

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。山水乐道，便先喜欢了这个“乐道”。

乐道古镇坐落于纳溪风吹岭下，永宁河东岸，据载始建于三国时期。诸葛亮平定南方，民族归顺，岁岁来朝，此处是当时联通蜀中至中原、北方的一条交通干线。李白、石达开等历代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。

古镇古朴牌楼上，书有“乐道古镇”四个大字。稍近，则又见一古青方砖砌就的城门楼，上书大字“乐道”。到镇口，眼前便豁然一亮：几串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，挂在镇口。一个小舞台上，一群穿鲜亮黄服装的老汉，欢快地唱着高亢的民歌《永宁河船工号子》《撵野猫》，酣畅淋漓地表现着他们生存抗争、征服自然、猎兽欢快、祈神保佑的生活，散发着浓浓的、独特的乐道味道。老汉们全身心投入到着、沉浸着、陶醉着。与他们聊起来才知道，他们竟已是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老人！这民歌，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小舞台后面的琉璃瓦建筑上，挂着“川南民歌第一村”的匾。当地同志介绍说，天仙镇是纳溪民歌的发源地，乐道和纳溪的民歌《永宁河船工号子》曾入选四川省春晚。而更打动我的，是那奔放的乐道旋律、乐道性情，诠释着他们对民歌的热爱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生命的热爱，那份自信和从容让我沉思不已。

在乐道窄窄的小巷，那路面的青石板被千年的脚步磨得光滑光滑，却很少断裂。巷道两边的房子大多关着门。在偶一开着的门前，一个老人，守着一个没几样物品的杂货架。我问，有人买货吗？老人说，没多少。我说，家里的年轻人呢？老人说，都打工去了，我闲着看家。

乐道的小巷，寂清、宁静，朴拙是主基调。没有江南水乡古镇那种喧嚣热闹甚至此起彼伏的叫卖，却可以让人放松平时忙忙碌快的节奏和心情，体味慢节奏的古风古韵，寻觅久远的恬静和安祥。

不远处，便是巷边永宁河的码头，只见绿水静静，水草萋萋，却无船无货无人。你不会想到这曾是永宁河上第一大码头。史料记载，当年鼎盛时，每日有一两百艘大木船在此装卸货物，“木船如云，风帆无数”。百货、山货，盐巴、药材、茶叶、红糖、煤炭等应有尽有。船上灯火通明，岸上酒绿灯红，艳曲笙歌，莺回啼转。无论文人骚士还是凡夫俗子，经过者无不盘桓几日，今却成悠长绝响。

在乐道街上，你可以忘记岁月的流逝，这里每一个古老的茶馆、酒馆、戏楼，甚至街面的墙壁都向你诉说着古镇的沧桑。

南华宫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。巡抚张德地奏请康熙帝从湖广等地大举移民，南华宫即为移川广东人之会馆。我不知那供奉的泥塑是何方神圣，却见墙上挂着一排毛主席画像和诗词。当年的红军也曾在乐道、在这南华宫驻扎一天多，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给乐道百姓留下了极好的口碑。

禹王宫，据说始建于更古老的夜郎国时期，是为防水患而建此宫镇水，清代重建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粮仓。门是锁着的，透过破旧门的空隙看到，院内台阶两边的墙上，也刻着毛主席的“深挖洞”“广积粮”语录。街旁，放着古老的风车，走至巷底，迎面四个大字“公社食堂”，两侧的对联，上联“人民乃衣食父母”，下联“公社即温馨家园”。据说这是大跃进时的食堂。虽无古风，却由于喚醒人们记忆中的一个年代而更令人印象深刻。

乐道最独具的便是声名遐迩的“抗战小学”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以抗战命名的当小学，是恽代英先生的学生曾子平，任当地乡长时捐资修建的一座小学。校门外，一棵古老威严的大黄桷树枝杈密集，蜿蜒交错，古风盎然，风雨不误地庇佑着这块圣土。

我在抗战小学空旷的院子里寻觅过去。那学校石砌的菱形高台上，苍劲地镌刻着“还我河山”“驱除寇雠”“抗战

乐道有道

郑有义

必胜”“中华万岁”等标语，现石上已生绿苔，字迹已开始模糊。教室里，破烂的长条桌凳仍在，黑板上挤满了大小不一、各种字体的板书，“抗日到底”等字样清晰可见。上世纪70年代，这里迎来了四百多名下乡知识青年，抗战小学成了他们心中的一道圣景。日前，原抗战小学的教师、学生、下乡的知青共三百多人济济一堂，重温抗战历史，并在墙上留下鲜红的指掌印记，以示对抗战小学的决心，庄严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彻乐道。

我太喜欢这学校院里用抗战换来的清幽，逗留着不想离开，便与学校看门的老人聊天。她告诉我，现在这里已没有学生了，变成了古镇人文历史陈列馆。她是每天自愿来这里看门的，怕学校“被水冲坏、被人破坏”——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。

乐道不大，走出小镇，便是状元桥，就又是另一番水秀山清了。

多年来，走过许多名村古镇，乐道却实实在在地让我感受到一种隐隐却强大的气场，迫你流连忘返，膜拜不已，欲罢不能。

乐道，自有秀美的竹林山水，古旧的亭台楼阁，森严的庙宇宫院，古镇之美无一不具。但，或许是它深邃的悠远？或许是它无边的寂静？或许是它凸显的“红色”？或许是它灵动的韵律？或许是它喧嚣后的落寞？或许是它积淀的厚重？总让我觉得，乐道之气之味之韵之大美与别的古镇迥然不同。乐道之美，更在于神。读懂乐道，要细细地品，静静地悟，方得“乐道”。

古人将道、业与“乐”联系在一起的说法颇多。《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：“其诸君子乐道，尧舜之道与？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不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”显然，古人之“乐”为乐于和喜爱，古人之“道”则为文化、理念、源流的底蕴与积淀。乐道，有道。

据说，陶渊明不解音律、不会弹琴，却在厅堂摆放一张无弦之琴，曰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？”琴唯无弦方见心，佛道中人常用弹无弦琴、吹无孔笛、唱无声曲、念无字经，意指不可言传、无法表述、不可思议之禅理玄机。乐道，高深的无字之书。乐道之魅，鸣山谷之音，畅清风之语，融天地之魂，共自然大道而和鸣矣。

哦，美中幻，深中静，幽中醉，局中谜。乐道，你真的是天外飞来的仙谪幽灵吗？

走乐道，思久远，感慨系之。归来，赋一五律。

明觉原非祥，尘喧五更寒。神迷闻古乐，梦醒菜乡餐。意静寻幽道，心宁近绿泉。山深知草浅，杯空夜探弦。



泥土芬芳

大地